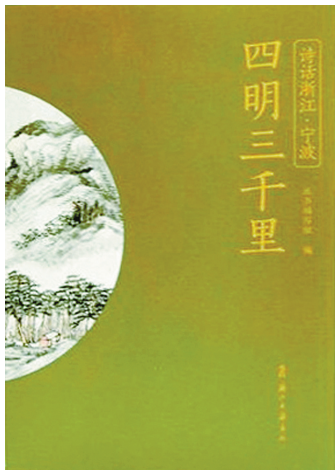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宁波好书

诗歌地理，诗史互证

——写在《四明三千里·诗话浙江(宁波卷)》出版之际



袁志坚

前贤纂辑的宁波诗歌总集，如《甬上耆旧诗》《续甬上耆旧诗》《四明清诗略》《四明清诗续略》等，一方面显示宁波是诗歌高地，佳作迭出，另一方面表明宁波诗歌史与地方史的交织，诗史互证。数量可观的宁波古诗词不仅蓄积了前人的生命情感、人格修养和气度襟怀，而且建构了宁波人文地理的维度、场域和格局：海陆山河，如筋骨气血，成为宁波古诗词的常见意象、不竭题材和文化语境、精神载体。

发掘现存文献，可以得知宁波古诗词的地理坐标、人文坐标，以四明山为首。东晋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云：“涉海则有方丈、蓬莱，登陆则有四明、天台。望玄圣之所游化，灵仙之所窟宅。”浙东唐诗之路，由钱塘而会稽，至四明、天台，接括苍、雁荡，剡中溪、四窗岩、谢公屐、天姥梦，从东晋到大唐，这些符号积淀为文学史、文化史的标识。李白《早望海霞边》前四句云：“四明三千里，朝起赤城霞。日出红光散，分辉照雪崖。”所咏海山奇迹、日月光华，超凡脱俗。《四明三千里·诗话浙江（宁波卷）》一书所选唐诗以四明山为题材者不少，多为游仙之作、烟霞之歌，虽然诗意有些狭窄，但描绘四明山水极具表现力和想象力，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句。

北宋以后，宁波文教兴起，经济繁荣，以王安石知鄞县为转折点，文学文本与社会、历史文本活跃互动。来宁波为官的文人、由外地迁居明州的氏族，留下了不少诗词作品，本地诗人群体也渐成规模。宋人诗词题材广泛，内容笃实，意象鲜活，笔墨细微，多了生活气息，多了常理、禅趣。除却丹山赤水、深林绝顶，诗人更多着墨于山野田

家、清溪古寺，天童山、育王岭、金峨岭、大梅山、雪窦山、五磊山、龙泉山，都留下诗人行踪。

两宋宁波诗词的地标中，月湖尤其夺目。唐代王元暉修它山堰，堰成，引水入城，注月湖。宋嘉祐年间，钱公辅疏浚月湖，筑堤植木，于湖中建众乐亭。以众乐亭为诗题，钱公辅、吴中复、司马光、王安石等诸多文官抒发与民共乐的情感，众乐亭由此成为月湖最初的人文景点。宋元祐年间，刘埜重修水利，筑月湖十洲，并作《咏西湖十洲》组诗，引来友声不辍，酬和连绵。月湖成为人文之湖，实以诗歌为先导，为基调。月湖是诗意栖居之所，簪缨诗礼之族迁居月湖之畔，第院、别墅、书楼、讲堂、驿馆、会所，形成错落布局的园林建筑和人文空间。城市造境、闹处寻幽，无疑在审美趣味上迥异于郊野田居、平芜眺远。舒宣罢职归里，卜居月湖筑“懒堂”，虽然感慨“空令志士泣霜毛”，但士大夫未免难舍“十洲风籁韵笙簧”的风雅。史浩得到孝宗赏赐，在竹洲建“真隐观”，命名“四明洞天”仙境，迷恋的依旧是“玉楼朱阁，冰帘卷起，无限红妆”。不过，世家望族尊学重教值得嘉许，两宋时期楼异的登锦堂、楼钥的攻锦斋、史守之的碧芷亭、郑清之的安晚园、王应麟的汲古堂，书香盈溢，吟咏不断，对文化的蕴蓄、播衍与传承起到了特殊作用。明代黄润玉建鄞城草堂，丰坊建碧沚园，张时彻建月湖精舍，范钦建天一阁，沈一贯建杨园，清代范光文建天一阁园，全祖望建五桂堂，徐时栋建烟雨楼，继斯文以载道，常吟咏以肆志。如范钦《初秋湖阁》记述了“心远久疏还阙梦，年丰初给买书钱”之喜悦，全祖望在《久不登天一阁，偶过有感》诗中感喟“老我尚孤竹路，谁来津逮共乘槎”，这是对文化遗产的矢志不移。由宋元至明清，吟咏月湖风光、风物、风俗的诗歌数以千计，愈见平易清新。

湖，是大地之眼，也是诗歌之眼。月湖之外，还有东钱湖、广德湖、慈湖、杜湖、白湖、上林湖等，在诗人的笔下，湖光流盼，湖语能言。元代袁士元赞叹：“尽说西湖足胜游，东湖谁信更清幽”，以“清幽”概括东钱湖之魂，千古信然。元代杜国英的诗句“当时不立庸田法，几作农畴种稻禾”，则以宋徽宗采纳楼异之奏请而废广德湖为借

鉴，庆幸元代庸田使未重蹈覆辙，东钱湖依然“十八里来平似镜，两三船去小于梭”。写慈湖的诗中，明末刘振之的“亭虚山易入，野旷鹤忘归”，形象表达了南宋“慈湖先生”杨简“物物皆吾体，心是我思”所主张的本心状态与天机趣味。宋代谢景初《寻余姚上林湖山》中的“平湖瞰其中，翠巘围四垠”，清代叶元培《杜湖远眺》中的“模糊几点树头屋，欸乃一声山脚船”，清代邵晋涵《白湖竹枝词》中的“梅子熟时看播谷，楝花开后听噪丝”，写景状物，既亲近自然，又体贴人情。

海，是宁波古诗词中独特的地理元素和人文对象。观潮感怀，向海放歌，诗人的视野和格局显然不囿于当下而跳出小我。宋代楼钥登育王山，望海明理，“是中始觉宇宙大，眼力虽穷了无碍”。沧海空阔，启人心智。元代张翥在招宝山望海，所见“只是天是水，无地无山”，故而“长啸壮怀宽”，抛却俗虑，襟怀坦荡。明代戚继光艰苦抗倭，回首龙山之战，感慨“曾于山下挥长戟”，遥看沧海舒孤啸”。文天祥《乱礁洋》诗写于抗元途中，乱礁洋在象山县东北，诗人亲睹“云气东南密，龙腾上碧空”而振作精神，“孤愤愁绝中，为之心广目明”。王阳明避祸泛海，突遇风暴，却镇定自若，“夜静海涛三万里，月明飞锡下天风”，悟得“吾心自有光明月”之境界。清初张裴《东海打鱼歌》，既有“春海茫茫鱼起口，渔人千帆出海走”之赞叹，又有“不见公家赋税频，簿书不遗警与鳞”之抨击。清末八指头陀《登太白峰绝顶眺海》诗成于《辛丑条约》之后，“河北望情何极，鲸浪谁能靖五洲”，字字激昂，抒发了对列强侵华的愤慨、对社稷安危的忧虑。这些诗歌，或气势磅礴，或气骨峥嵘，或气魄雄强，催人向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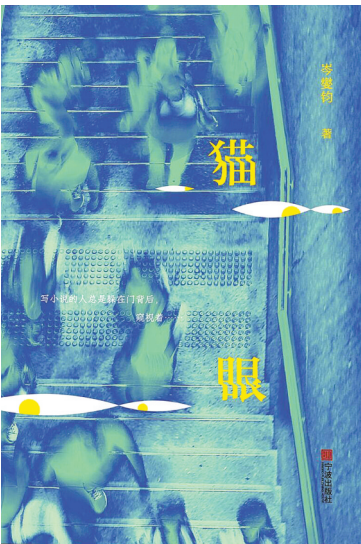
在山海之间流淌的姚江，堪称明清思想史的坐标，阳明心学、浙东史学以姚江为发源地，蜚声海内外。王阳明游杖锡不忘感愤时事，“探幽冀果息，愤时翻意惨。拯援才已疏，栖迟心益眷”，以人心为大道，以担当为信念。黄宗羲抗清失败避居化安山，“锋镝牢囚取决于，依然不废我弦歌”，意志如磐，希望不灭。张苍水被清军押往杭州经过家乡时以诗辞别父老，“他日素车东浙路，怒涛岂必属鸱夷”，敢于牺牲、永不言弃的精神可昭日月。黄宗羲送万斯同北上纂修《明史》，“四方声价归明水，一代贤奸托布衣”，谆谆嘱托如金石之声。全祖望重定黄氏《留书》，向先生致敬，又担忧师道之不传，“犹闻老眼盼大壮，岂料余生终明

夷。畴昔薪传貽甬上，而今高第亦陵迟”，何其沉郁愤激！姚江诗章，经史如铭，家国之重，摒弃机巧，唯见赤诚。

宁波古诗词中，以风物、特产为题材的比比皆是。写越窑秘色瓷器，唐代陆龟蒙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”和徐夤“巧剡明月染春水，轻旋薄冰盛绿云”堪为名句。宋末元初的诗人戴表元久居剡源，喜以家乡风物入诗。写制藤纸，“刺人伐藤就溪洗，匠出素篴黄土纹。大篴敷腴便羊腩，小篴轻盈叠日束。”又写焙茶，“山深不见焙茶人，霜日清妍树树春。最有风情是岩水，味甘如乳色如银。”写东海海鲜的诗也不少，如宋代舒宣的“抵虎螯经夏，跳沙蛤趁潮”，宋代谢翱的“盆中蓄海石，左顾如牡蛎”，明代屠隆的“五月黄鱼熟，千帆劈浪过”，明代吕时的“香多吸老酒，鲜极破黄鱼”，青蟹、蛤蜊、牡蛎、黄鱼，活色生香。

宁波是大运河的入海口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，以上写风物、特产、经济之诗，皆可证此河海交汇之城的经济史、社会史。关于宁波的“海丝文化”，在《四明三千里·诗话浙江（宁波卷）》所选诗词中，有不少例证。如南宋陆游《明州》诗中有“海东估客初登岸，云北山僧远入城”之句，当时，日本、高丽行商来明州做生意已属寻常事。南宋亡后，临济宗高僧无学祖元东渡传法，成为日本禅宗佛光派始祖，天童寺外的宿鹭亭是他启程赴日之首驿，故而《怀太白》诗寄托了“夜静不知沧海阔，几随宿鹭下烟机”之乡思。元代程端学有《赠安当之同年归高丽》诗，如诗题所言，高丽人安当之与程端学于泰定元年同中进士，这首诗见证了与高丽的政治文化交往。元代张翥《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》诗中有“是邦控岛夷，走集聚商舸。珠香杂犀象，税入何其多”的叙述，可见宁波市舶贸易之繁荣。清代晚期，日本友人冈千仞写下《登宁波天封塔》诗，“鳞次薨瓦陶箭屋，林立帆樯欧米舟”之句，描述了开埠后的宁波景象，同时他有感于当时列强侵华形势，发出“澄清谁抱中原略，极目苍茫海日收”的喟叹，希望中国振兴图强，海晏河清。在长期的对外交流中，宁波文化形成了开放包容、兼收并蓄的特质。

搜罗、汇集宁波历代诗词作品，有利于还原历史、梳理文脉、倡导诗教、振奮精神。今天，编选《四明三千里·诗话浙江（宁波卷）》，实乃前人传统之赓续，且由此可振叶寻根、溯源析流，乃至入古出新、返本开新。



字，恰似江南黄酒的绵长后劲。当日本兵换岗与银杏返青形成蒙太奇式并置，当族中老者的叹息融入四明山的春雪，文本便超越了简单的情节再现，升华为对文明传承的深沉咏叹。这种抒情传统与思辨意识的交融，在“旧族”系列中尤其明显。

在文本结构上，“老城”重述历史，“旧族”观照现实，二者如阴阳般相生相成。这种结构既避免了历史叙事的悬浮感，又克服了现实书写的碎片化倾向。

夜色渐浓，书有余温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，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符号移植，而是如黄酒酿造般的时光沉淀与匠心独运。岑燮钧的写作就像一场漫长的冬酿，你若遇上了，一定要慢品。

荐书



《哪吒》

作者 周楞伽
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
日期 2025年1月

哪吒，是中国神话中极具特色的人物形象，随着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票房登顶全球动画电影榜，这位少年不仅深受孩童们的喜爱，也让无数成年人为之倾倒。周楞伽的小说《哪吒》是一部经典神话作品，该书脱胎于《封神演义》与《西游记》两部小说，作者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、超前的现代性思考和幽默风趣的文笔，呈现了一出出光怪陆离、别开生面的悲喜剧，塑造出一个“智勇双全、正直善良、疾恶如



《数字疾驰：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》

作者 陈龙
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
日期 2024年11月

2018年初春，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陈龙决定成为外卖骑手，以开始他的研究工作。这次实践为期半年，又经过几年的数据整理和学术思考，陈龙的《数字疾驰：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》诞生了。本书上篇重点描述陈龙亲身参与外卖跑单所见所闻，中篇和下篇则是对平台经济和“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”的逻辑分析和学术思考。



《小家伙》

作者 【法】玛丽昂·法约尔
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
日期 2025年1月

最近，一部名为《小家伙》的绘本受到了许多年轻家长的喜爱。它是一部无字的绘本，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成人绘本；是一首视觉诗歌，也是一则现代家庭关系的图像隐喻。它是法国人气艺术家玛丽昂·法约尔的代表作品。

作品着眼于家庭关系，从“小家伙”——孩子的诞生讲

仇、锄强扶弱”的少年英雄形象，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品读哪吒形象的视角。

从最早的文学故事到现代动画影视作品，哪吒的形象不断发生着改变，不断被文艺创作者注入与时俱进的深层意义。在《哪吒》一书中，作者保留了《西游记》和《封神演义》中“哪吒降世”“哪吒闹海”“三打龙王”等经典桥段，创造性地融入了“哪吒战悟空”“智斗魔家四将”等情节，用精妙的笔法和丰富的想象拓展了故事内容，以多元的意象展现情景的变化，传达人物的内心世界。

哪吒的故事更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人性的复杂。哪吒从小魔童成长为大英雄，并不是一路顺遂的，他吃过败仗，也曾被妖法迷惑，在他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历程。作者的构思是巧妙的，石硃娘娘、魔家四将等諸多配角，不再是一黑到底的反面形象，而是各自具有独特的性格和动机。石硃娘娘在哪吒遭遇困境时，对他的悲悯与理解，令人心生温暖。哪吒和配角之间的关系，并不能简单地用善恶对立来归纳。结尾部分，在哪吒做出自己的命运选择时，作者留下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：“你会如何选择？”

作者在书中写道：“若苍天无眼，我便做那道裂痕。”这句话里蕴含着永不妥协的叛逆精神。其实，每个人心中都应该住一个哪吒。

(推荐书友：李钊)

作为骑手中的一员，陈龙掌握了避免超时、争取更多订单、决战高峰期的各种诀窍，还了解了游戏升级式的荣誉激励机制。陈龙没有隐瞒真实身份和研究目的，因此得以获取更多的骑手信息和背后故事。他发现，骑手大多早婚早育、学历低，之前在工厂或工地做过工，相较而言，做骑手时间随意、变现快、拘束少、多劳多得，这些优点，让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投入这个行业。

作为研究者，在现象基础上，陈龙剖析着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。从劳动关系的角度来说，控制系统包括三个要素：指导工作任务，评估工人的工作，奖励和惩罚工人。外卖平台公司将这三个要素进行了重新分配，将指导工作任务和奖惩工人的职责分配给了平台系统，而将评估工人工作的职责分配给了顾客，从而转嫁了劳动者与资方、管理者的矛盾。从表面上看，极速配送是顾客的消费诉求，但当资本意识到速度可以创造更多利润的时候，对极速的追求就被无限放大了。

资本利益驱动着“数字疾驰”，它所反映的人类致力于追求进步却让自己陷入牢笼的生存状态，其实并不只存在于外卖平台这一领域。在强调高效率的现代化社会中，这几乎已成为一个魔咒，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“内卷”，精疲力竭地过着停不下来的“疾驰”人生。

(推荐书友：林頔)

起。我们看到女性在家庭中付出巨大牺牲，家长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逐步失去自我，父母对子女的干预、影响和塑造，子女对父母的继承、叛逆与背离……每个家庭的成长，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父亲、母亲、孩子，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在琐碎的磨合中成就着彼此、消耗着彼此，也牵扯着彼此、深爱着彼此。

《小家伙》的创作灵感来自玛丽昂的切身经验，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，她创作了一系列关于“为人父母”的画作，表达了她在生命这一时期无数丰富而复杂的感受：关于现代家庭中的父母身份，“小家伙”加入家庭后的两性关系，子女对家长的崇拜和仿效如何演变为背离……这些画作里有温暖，有幽默，有喜悦，有想象，有哀伤，有沮丧，有思考，有质疑，每一个场景都格外有力量。

一位年轻母亲阅读此书后说：终于有人能理解我的感受，并能以这样幽默而艺术的方式描绘出来！除了为人父母的快乐之外，我也不时遭受负面情绪的困扰。现在，通过阅读这本书，我为负面情绪找到了健康的出口，我终于知道我不是一个人。当我读到这本书，心里想说的是，“噢！是的！这说的正是我！”

(推荐书友：励开刚)

江南文脉的当代抒写与伦理重构

——读岑燮钧《猫眼》

戎焕瑾

江南暮色里，岑燮钧新著《猫眼》静卧案前，封面上幽邃的猫眼泛着幽光，似窥江南巷陌的百年沧桑。这部融合“老城”“旧族”双重视域的小说说集，在历史褶皱与现实肌理的交织中，酿就了江南文脉的醇厚滋味。正如南志刚教授所言，岑燮钧以“奇花异草、古寺名刹”为经纬，在“奇与正、淡与浓的交织”中，建构起江南伦理的当代镜像，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独具匠心的文学样本。

《猫眼》上编“老城”系列，堪称江南市井文化的微缩景观。知府幕僚的宦海沉浮、古籍守护者的文化坚守、魏晋遗风的当代回响，这些看似疏离于现代生活的历史叙事，实则是作者精心构建的伦理试验场。作者深谙“文变染乎世情”的创作规律，其笔下落魄书生与市井小民的命运交响，既是对江南士族精神的现代诠释，也是对传统伦理的创造性转化。

《涵元阁》中谢玉良的守护者形象，恰是江南文脉赓续的绝佳隐喻。这个出身卑微的仆人以“答应了老爷”的朴素信念，在日寇铁蹄下坚守文化火种。作

者不写其修复古籍的精妙技艺，而是通过“绕着涵元阁”的场景展开描写，“他看见涵元阁的银杏树一天一天变黄，叶子一天少似一天，终于变成光秃秃的一株。他又看着它慢慢返青，长出新叶。他就这样一圈一圈地绕着涵元阁，日本兵也换了一茬又一茬。”这种将家国情怀融于日常坚守的叙事策略，印证了南志刚教授所说的“在历史重述中复活江南醇厚伦理”。当谢玉良说“他守一辈子，我也守一辈子”时，传统的主仆伦理已升华为文化自觉。

“老城”系列，既延续了《聊斋志异》“用传奇法而以志怪”的叙事传统，又注入了现代性的哲思辨。在《驴叫》一文中，程士成以荒诞行为对抗世俗的举动，既是对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古典致敬，也是对魏晋之风荡然无存的有力反讽。这种“旧瓶装新酒”的叙事智慧，使传统文化资源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
下编“旧族”系列延续着《戏中人》《族中人》的创作风格，却展现出更丰沛的现实主义精神。在“旧族”系列中，

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童年、少年乃至中老年。似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着“阿康寿头”这样的守村人，有固守于礼俗自视甚高的七爷，有不愿给子女添麻烦而处处为难的大叔婆……作者呈现出族中人脆弱而又坚韧的人性、真实而又复杂的心灵世界。他说，怀着自以为悲悯的情怀书写他们时，却感觉到自己同样的卑微，他的血液与他们融合在一起。

《老叔嫂》中“推壁门”的细节堪称当代乡土叙事的经典笔法。老叔嫂共处的烟火气与独处时的孤寂感，在壁门开合间形成微妙的情感张力。“睡觉的时候，不知怎的，他特意推了一下后半间的壁门，又点亮电灯，看了看。”这样的结尾，似有所言，又不知其意为何；似有所指，又不知所指何处。这种“将溢未溢”的叙事留白，恰是作者对传统伦理困境的精准捕捉。当七爷固守礼俗的执拗与大叔婆“不愿添麻烦”的自尊在文本中交织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乡村伦理的嬗变轨迹，更是城镇化进程中千万农民的缩影。

在语言风格上，作者实现了方言俗语与雅语清辞的美学平衡。《猫眼》中那些“甜中带涩”的文

■ 阅读家 精神富有 阅读先行 ■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